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

林碧红 主编

客家圍屋

黄崇岳 杨耀林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

林碧红 主编

客 家 園 屋



黄崇岳 杨耀林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客家围屋/黄崇岳, 杨耀林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06. 1

(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

ISBN 7-5623-2285-6

I. 客… II. ①黄…②杨… III. 客家-民居-简介-梅州市
IV. TU24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2604 号

总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发行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E-mail: scutc13@scut.edu.cn <http://www.scutpress.com.cn>

出版策划: 范家巧 罗月花

责任编辑: 赵鑫

印刷者: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本: 670×960 1/16 印张: 12.75 字数: 221 千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 000 册

定价: (精装) 35.00 元

(平装) 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

编 委 会

顾 问：刘日知 刘树道 李元元 何正拔
古小平 董小明 罗传厚

主 编：林碧红

副主编：谭元亨(执行) 杨宏海 房学嘉
李伟金

编 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爱成	叶小华	江金波	杨宏海
李伟金	吴永章	林碧红	林建华
林孟昌	范家巧	房学嘉	罗月花
郭文烈	谭元亨	管 雅	管竹林

总 序

刘日知 李元元

客家文化，与广府、潮汕文化一道，共同托举了整个广东文化的大鼎，在建设广东文化大省中，地位举足轻重。作为客都，作为广东客家文化的中心地，“文化梅州”的彰显，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客家文化的兴起是当今世界历史发展的题中之义。众所周知，世界客属大会已召开了 20 届，不仅在中国多个省份（包括台湾）多次召开，而且在东南亚，乃至大洋彼岸的美洲，也都召开过。它已经成为了具有世界性的多元文化中的一元，其影响正日益扩大，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今天。

客家文化固然是广东文化或岭南文化中的一部分，但二者却不存在从属或画等号的关系。因为，客家文化本身是一种非地域文化的表述，它的一部分可以与岭南文化相互叠合，但覆盖国内 10 多个省并远播到海外近百个国家的这一分布，使之更具民族文化特质，是中华民族文化当中独特的无以替代的重要成分。这一事实表明，上百年客家学的兴起，一波接一波，不仅在广东、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产生重大的影响，都是与这一文化特质分不开的。客家文化之所以引起世界上那么多著名学者的关注，并不断有新成果出现，正在于这一非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

为此，被海内外所认同的客都梅州，理应有自己更成熟、更浑厚也更新的声音——拿出反映客家文化的力作来。

由梅州市委宣传部牵头，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客家文化研究所、深圳市文联客家研究室、嘉应学院客家研究所编纂的《客家研究文丛·客家与梅州书系》，就是这样诞生的。

梅州，是客家民系成熟、定型的中心地，更是客家民系向五湖四海，尤其是向全世界扩展的集散地。因此，全球客家人认同梅州为客都，与认同赣南为客家摇篮、闽西为客家祖地是相一致的。粤闽赣“客家大本营”占有客家人口一半左右，其本身就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随着“泛珠三角”战略的提出，这个大本营正好列入这一大战略地图之中，其大发展的黄金时期正在到来。而我们这套书系，也算是为这一黄金时期的到来鸣锣开道，并期许其更辉煌的未来。

参与编纂这一书系的作者，均是来自广州、深圳、梅州的知名客家学研究专家，他们不拘陈说，敢于立言，为这套书添彩不少。客家学需要不断开拓自己新的领域，方可以有新发现，有所创新，有所发展，立于科学的不败之地。

我们不难体察到专家们的良苦用心，这一书系的八部书，正是从八个不同的领域上向前拓展，从而相对地形成自己的系列。相信广大的客家人也与我们一样，视之为客家人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从中汲取到更多的养分。

近年来，无论是客家文化的系列丛书，还是广东历史文化的书系，都出版了很多种。可以说，不同的系列，有不同的特色，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书系，学术品位高，严谨、细致、自有独到之处；有的书系，面向广大读者，深入浅出，引人入胜，普及功能见长；有的书系，别开生面，独辟蹊径，剥茧抽丝，环环相扣，又是一番风光……总之，各有千秋。

这套“客家与梅州书系”，研读下来，有如下鲜明的特色：

一是其首部“新探”，先声夺人。明确其意向在开拓与深化，它坚持的是客家研究的主流派的观点，但对传统的“南下说”予以了补充与必要的修正，尤其是从人类学、历

史学及哲学的高度上，突破了谱牒考证的樊篱，从文化动因、民族自尊、心理认同诸多方面，强化了“南下说”的论证，使之置于整个中华民族移民史乃至整个世界民族大迁徙的背景上。读罢，不仅倍获教益，且很受鼓舞。客家学研究，就需要这样不断地扩大自己的新领域，切不可固步自封，亦不可数典忘祖、哗众取宠。

二是书系所显示出的整体性与科学性。八部书，当是八个不同的维度，立体地烘托出整个客家学的构架，不至于顾此失彼，造成某种偏颇。无论是历史还是现状，是高雅文化还是民俗文化，人文地理、精神气候，都得以出色地表现。这不仅要有宏观的视野，也要有细部的描绘，殊为不易。

三是雅俗共赏，有广泛的受众。这里，有不少篇章，都文采斐然，有诗情画意，亦富于哲理的思考。其实，雅俗共赏，从不影响任何一部书的艺术性，这是大家的共识了；同样，它也不会影响作品的思想深度。思想一旦掌握了大众，就会化作一道疾闪，照亮世界历史，也包括客家历史的进程。绚丽多彩的画卷，展示出的是客家人广博的精神世界。

正是上述几大特色，使这套书系既有高品位、高格调，又通俗易懂，老百姓喜闻乐见。一卷在手，自会兴趣盎然。因此，在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以改革开放为前锋的时代精神上，这套书系自有其不俗的表现。

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同志，多年来一直很关心客家文化，很关心梅州的发展，这次欣然命笔，为八部书题写了书名，这令我们深为感动。

愿“文化梅州”更光彩四射！

愿客家人更奋发向前！

目 录

总序

第一章 客家围是客家物质与精神文明的

史诗 (1)

一、中原文化的传承 (2)

(一) 中原建筑文化的继承 (3)

(二) 聚族而居的躯壳 (3)

(三) 中原古代礼制的活化石 (4)

(四) 儒家思想的体现 (6)

(五) 佛、道文化的反映 (7)

(六) 小农经济的基地 (8)

(七) 滚动发展的营垒 (8)

(八) “风水宝地”——人与自然和谐的

杰作 (9)

二、鲜明特色的建筑 (11)

(一) 精心选址 (12)

(二) 就地取材 (12)

(三) 规模宏大 (12)

(四) 布局严谨 (13)

(五) 通廊住房 (13)

(六) 功能齐全 (13)

(七) 防御坚固 (13)

(八) 祠住合一 (14)

(九) 内涵丰富 (14)

(十) 自然和谐 (14)

三、方圆变奏的韵律 (14)

第二章 闽、赣、粤客家围的风采 (17)

一、闽西、赣南客家围掠影 (17)

(一) 闽西客家土楼 (17)

(二) 赣南客家土围子 (23)

二、南粤客家围风貌 (27)

(一) 方楼 (27)

(二) 圆楼 (30)

(三) 半月楼 (35)

(四) 椭圆围 (37)

(五) 八角楼 (42)

(六) 围龙屋 (44)

(七) 四角楼及其他角楼 (62)

(八) 堂横屋 (79)

(九) 杠式楼 (83)

(十) 城堡式围楼 (87)

(十一) 围村 (99)

(十二) 碉楼 (105)

(十三) 中西合璧式围楼 (108)

(十四) 自由式围屋 (112)

第三章 南粤客家围的地区衍变 (114)

一、分布在饶平、大埔和蕉岭的方、

圆土楼 (115)

二、分布在饶平、大埔的半月楼 (116)

三、分布在梅县、兴宁等地的围龙屋

..... (116)

四、分布在兴宁、五华等地的四角楼

..... (118)

五、分布在惠阳、深圳等地的城堡式

围楼 (119)

六、分布在深圳的围村 (121)

七、分布在英德、翁源等地的高围墙

四角楼及“锅耳”山墙 (123)

八、分布在始兴等地的“棋盘围”和

碉楼 (124)

第四章 南粤客家围与畲族、福佬、广府及外来文化的关系	(127)
一、饶平、大埔客家围与畲族的关系	(128)
(一) 饶平县饶洋镇蓝屋畲族村的今昔	(129)
(二) 大埔湖寮蓝氏自称是祖先畲族的汉族客家人	(132)
二、饶平、大埔客家围与福佬文化的关系	(135)
三、深圳客家围与广府文化的关系	(140)
四、梅州、深圳客家围与外来文化的关系	(143)
第五章 梅州、深圳客家围楹联文化内涵考释	(145)
一、门联	(147)
二、祠联	(151)
三、堂号	(162)
(一) 郡望堂号	(163)
(二) 道德文章堂号	(163)
(三) 吉祥物象堂号	(164)
四、堂联	(165)
五、吉庆联	(170)
第六章 深圳客家围对梅州建筑文化特色的传承	(175)
一、深圳客家围的文化特色	(176)
(一) 承袭性	(176)
(二) 兼容性	(179)
(三) 创新性	(180)
二、客家围的保护与利用	(182)
后记	(187)
书系编后记	(189)

第一章 客家围是客家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史诗

在闽、赣、粤客家人聚居地区，神奇地涌现出一座座圆形、方形、前方后圆等形式多样的客家围屋。它是客家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珍贵遗产，是客家民居最为精彩的代表作，是客家精神和文化凝固的史诗，值得我们欣赏和研究。

汉民族中的客家民系，是在汉民族传统的农业文明中孕育出来的。客家围是客家人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历经艰辛的长期迁徙，为适应新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而创造出来的，比之中原的民居建筑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特点，全面体现出客家人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精神文化面貌。俗语云：“文如其人”，我们是否也可以改为“屋如其人”？以往人们多从物质与技术层面上去研究客家围，可能导致“见物不见人”的状况。我们希望把物质与精神文化结合起来，“见物又见人”地认识客家围。

精神和文化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精神和文化是各民族、民系生存与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客家人有古训：“打起精神来做人！”这是客家人挺直腰杆的人格尊严。那些由客家人创造，用血汗泪水和泥土砂石夯筑起来，雄伟壮观，傲然挺立，精美绝伦的客家围，是客家精神和文化的化身，闪耀着灿烂的光芒。

客家人历尽千辛万苦，在颠沛流离中成长。在中国历史上自魏晋以后，特别是唐宋以来，每当中原战乱或灾荒时期，便有部分汉族先民扶老携幼，跋涉数千里，跨越黄河、长江、赣江、汀江、梅江……一步一步先后南行，最后聚居于闽、赣、粤交界的山区，改天换地，艰苦开拓，落地生根，繁衍传播。他们既要在深山野地里开荒生产、建造家园，又要与当地土著畬、瑶等少数民族由斗争逐渐转为和谐融合，在保持汉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某些少数民族文化精华，

于宋、元之际形成汉民族中具有语言、文化和心理特质的客家民系。他们在长期迁徙和山区定居生活中，形成了吃苦耐劳、开拓进取、包容开放、团结奋进的客家精神，敬祖睦宗、重教崇文、仁义礼智、颂诗放歌的客家文化。客家人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和荣辱休戚相关，客家人继承和发扬了中原文化的优良传统，不愧为中华民族移民群体中优秀的分支。其影响以闽、赣、粤为中心，遍及国内湘、桂、川、陕等省和港、台地区，远播东南亚和世界各地，声誉卓著。

建筑是生活和艺术的结晶、精神和文化凝固的史诗，是一个民族和民系的重要标识，是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具体象征。客家民居建筑的典型代表——客家围屋（简称客家围），是客家人长途跋涉、与时俱进的印记，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客家文化的载体。无论是建筑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民俗学家、社会学家或艺术家，均可从外到里，多角度、多层次地寻索出动人的篇章。我们要了解客家的历史源流、社会生活和人文精神，不能不深入田野，调查和研究封闭严密的客家围，它将诉说出让我们耳目一新的生动故事。

一、中原文化的传承

客家人“情系中原，根在河洛”，可以客家围作证。

聚族围居，是客家民系的重要特征之一。客家围，是多种多样客家民居中的典型。“××围”已成为闽、赣、粤客家人对自己大屋的通称。所谓客家围，具体有“××围”、“××楼”、“××第”、“××世居”等称呼，是指那种四周封闭，以前门为主要出入口，有些还带有碉楼，用泥土或三合土（泥、灰、砂）夯筑，泥砖、卵石或青砖砌筑的防御性很强的大型客家民居。

客家围在不同地区还有不同的俗称：福建称“土楼”；江西称“土围子”；粤北称“四角楼”（或“×角楼”）、“围”；粤东称“围龙屋”、“四角楼”、“围楼”；深、惠一带大都称“围”、“世居”。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客家围，继承了中原文化的传统，成为我们研究客家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活化石”。

（一）中原建筑文化的继承

走进南粤客家围，从外到里，我们仿佛触摸到一些汉族在中原地区还存在或已经失传与淡化了的文明传统。客家人“情系中原，根在河洛”已为学术界所共识。除族谱、语言和风俗习惯等种种证据外，我们认为府第式的围龙屋和四角楼等客家围，其建筑方法和形式，显然不是古代南越族，也不是后来的畲、苗、瑶族“干栏式”住房的传统，而是中原汉族的民居、庄园、坞壁和府第式建筑的传承。

中原地区在商周时期，就有成熟的土坯（泥砖）和夯筑技术，可以建造民居、宫殿和城池，至秦汉时期已有空前的发展。值得注意的是东汉和魏晋时期，中原的封建庄园经济迅速发展，庄园主不仅拥有大量的土地和牛羊等生产资料，还组建自己的封建武装——部曲、家丁，修建起防御工事——坞壁。《后汉书·李章传》云：“时赵魏豪右往往屯聚。清河大姓赵纲遂于县界起坞壁、缮甲兵，为所在害。”当时董卓的鄢坞，其墙高可与长安城相比。在中原和广州的东汉晚期墓葬中，均出土有陶坞建筑模型，“平面皆为方形，四周绕以高大的墙垣，前后各有大门，门上出挑梁以承门楼。四隅各有方形角楼”。^①由于中原地区战乱频繁，朝代更替，少数民族入主，汉族原有的经济、政治和血缘关系被打乱，失去了封建庄园和坞壁存在的社会基础，故至今在中原大地上很难见到类似这种带碉楼的古朴的坞壁建筑了。而历史上不断南迁的客家先民，却带着中原汉族的传统建筑文化，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于赣南、闽西、粤北、粤东和粤中的惠阳、深圳等客家地区，用夯土、土坯、卵石和青砖，建起一座座府第式的围龙屋和城堡式的四角围楼等客家围。他们以此表明自己是中原汉族的后裔。在考古学上，器物类比的认同，是文化和血缘认同的重要依据。

（二）聚族而居的躯壳

中原在东汉至魏晋时期，随着封建地主庄园经济的发展，以血缘为纽带的聚族而居的豪强势力日趋强大，阀阅功勋的门第观念十分突

^① 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200页。

出。自魏晋时期由中原开始南迁的客家先民，带着中原文化和血缘聚居的传统，去开拓和适应南方的新生活，迎接自然和人文的新挑战。在深圳龙岗罗瑞合村罗氏围楼“鹤湖新居”的门楼牌坊上，镶嵌着石刻的“聚族於斯”四个字（不少客家大屋都有这样的题匾），说明客家围是血缘宗族的聚合，聚族而居的躯壳。每座客家围，大都是一个姓氏，由开基祖一直往下传。随着子孙的繁衍，客家围可以不断增加或扩大，通常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另建新围屋。如深圳坑梓黄氏，二世祖振宗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建“新乔世居”，三世祖瑞瑛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在大水湾建“龙湾世居”，四世祖迪元于乾隆后期在松子坑建“江夏堂”，五世祖维珍于嘉庆四年（1799年）在坪山建“丰田世居”，六世祖奇纬于道光十七年（1837年）在坑梓建“龙田世居”，七世祖世福于咸丰四年（1854年）在老坑建“盘龙世居”。二是老围不断扩大。如粤东兴梅地区的围龙屋，随着同宗人口的增殖，可围绕堂屋一围又一围地增加横屋和后围（即“围龙”），从二横（一围）、四横（二围）、六横（三围）、八横（四围）至十横（五围）……而深圳地区的围楼，也可以扩建。如龙岗罗瑞合村罗氏“鹤湖新居”，就是瑞凤公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先建内围“鹤湖新居”，有三堂、二横、一围、四碉楼、一望楼。以后子孙又在其外加建一围带四碉楼、一望楼，形成现存的三堂、二横、二围、八碉楼、二望楼的规模宏大的“鹤湖新居”。此外，瑞凤公的孙子息安（昔安）又于光绪七年（1881年）新建一座“龙和世居”。可见客家人同一祖宗的子孙后代，增建新围或扩建老围，可因地制宜，自由选择。但无论增建或扩建都是随着人口的增加，适应“聚族而居”的需要。围居只是形式，聚族才是实质，用大围屋这个躯壳把血族成员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赖以生存和发展，这是客家围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

（三）中原古代礼制的活化石

《礼记》云：“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古代礼制的核心是宗法制度。宗法之“宗”字上从“宀”，屋顶形，下从“示”，神主也，凡有神主的地方即为宗庙。宗法即宗庙之法。客家围正是民居与宗庙的结合，上堂即为祖公堂，是最神圣的地方。因而，聚族而居的客家围，



从形式到内容，综合起来就成为古代礼制的活化石。

在各种形式的客家围的中轴线上，大都建有祖公堂，即陈放祖公牌和祭祀祖先的地方，且一定是在上堂屋，这在围龙屋、堂横屋、四角楼和城堡式围楼中表现最为明显。祖公堂有精致的木雕神龛，里面按祖先的辈分自上而下陈列祖公牌位，自左至右则按“左昭右穆”的顺序排列，不得错乱。深圳龙岗区坑梓街道办松坪社区黄氏“江夏堂”祠联云：“尊祖敬宗萃百代冠裳如在，光前裕后衍万年昭穆无疆”此外，客家人也有专门的祠堂（宗庙），但祠堂也可以住人。

客家人逢年过节到宗庙或围屋上堂祭祖，是十分隆重的。要用“三牲”（猪、鱼、鸡）、各式糕点和水果等，子孙们穿戴整齐，烧香、点烛，读祭文，行跪拜礼。门口贴对联，放鞭炮。旧俗正月十五日元宵节，凡生男孩者要到祖公堂“上灯”（挂灯笼），现在不论生男生女均可去“上灯”，以示男女平等。正如《礼记》所云：“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这些仍活生生地体现在客家围的节日祭祀活动中。

在客家围所举行的婚、丧活动，同样遵循古代礼制的传统。解放前客家人结婚，大都按《仪礼·婚礼》行事，邀请媒人婆，听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经过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迎亲“六礼”。古代礼制除纳征用币帛外，其余五礼皆用雁，而南方无雁，客家人则用鸡代替。迎亲用锣鼓、音乐、花轿和盖头（罗帕）等均与中原无异。新娘进大门到上堂拜堂，也是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然后才入洞房，这也是中原的风俗。

客家人的丧事活动在围屋的上堂举行。孝子们穿白丧服，扶杖、披麻、戴孝、着草鞋等，也按《仪礼·丧服》所说：“丧服：斩衰裳，苴经、杖、绞带，冠绳缨，菅履者。”用棺材入殓，扬幡出殡，土葬。自始至终一如中原古代礼制。

聚族而居的客家人，一个围屋内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上千人，每逢岁时节日或红白好事活动，热闹非凡，同样继承中原传统。如春节祭祖拜年、舞龙舞狮，元宵放灯，清明扫墓，端午吃粽子、划龙舟，中秋赏月吃月饼，九九重阳登高，冬至吃汤丸等。它既有中原汉族节日文化共性，又有客家节日文化的个性。

由上述可见，无论是客家围建筑的方法和形式，或围绕着客家围开展的民俗文化活动，从中都可见源远流长的中原古代礼制的遗风。

（四）儒家思想的体现

客家围不仅是适应当地自然和社会环境，人们为生产、生活和繁衍的需要而建设起来的居住地，同时又是保留传统文化的宝库。自西汉王朝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便成为中原汉族以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的正统思想，即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走进客家围，到处都充满儒家思想文化的气息。进入深圳龙岗罗氏“鹤湖新居”的大门楼，迎面就是牌坊上石雕的“亲仁犹在”四个字，这正是儒家的“孝悌”、“仁爱”观念的反映。在粤北的四角楼和深圳的围楼中，不仅有中轴线上堂的祖公堂，而且在后围中间多见有龙厅或高于堂屋和碉楼的望楼（三至五层），在全围楼中占至高统领的地位，实际上是大家族的议事厅和学堂，让本姓宗族子弟在这里接受儒家的思想文化教育。粤北始兴县隘子镇著名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客家“满堂围”，其中间一座高于三层围楼“唯我独尊”的四层望楼，便是学堂，冠以“太子楼”的美称，可见客家人对儒家思想文化的渴求是多么的虔诚。

“耕读为本”、“学而优则仕”，是以往客家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准则。许多客家围的大门口或祠堂前都树有功名碑（梅县俗称“旗杆石”），上面刻有“大清××年××科进士”等。在祖公堂上，则有“进士”、“魁元”等牌匾。这些都是张扬本姓氏家族有人夺得某种功名的标志，引导和鼓励弟子们为“金榜题名”、“光宗耀祖”而奋斗。所以，梅州客家到处流行“蟾蜍罗，咯咯咯，唔（不）读书，冇（无）老婆”的童谣，自小就教育小孩要努力读书。

客家围中的楹联，凝聚着客家文化的精华，是一种让客家子孙随时都看得见、摸得着的宣传标语，创造出一种处身立事的文化氛围。这些堂联内容广泛，主要有追根溯源、寻根问祖，显扬祖德、激励后生，艰苦创业、勤俭持家，乐观豁达、情操高尚，爱国爱家、报效祖国，等等，特别突出勤俭、孝悌和读书为本的精神。如广东兴宁市黄陂镇石氏“恭创围”祠联：“莫谓锦堂真富贵，男畏耕，女畏织，怠惰终须落下品；勿云茅屋无公卿，士劳心，农劳力，殷勤必定出人才”；兴宁市宁新镇大圳罗氏四角楼祖堂联：“家声不坠唯端品，壮志欲酬必读书”；广东鹤山县坪山镇罗氏以绢公堂联：“百世雍和修孝悌，一堂敦穆教读书”；深圳市龙岗罗瑞合村罗氏“鹤湖新居”堂联：

“慈孝友恭启迪后人昭世德，诗书礼乐纘承先诸振家声”；惠阳县镇隆镇大山下村“崇林世居”堂联：“所学诗书绵世泽，还期孝友振家声”；等等。综观客家围的对联，中原汉族传统文化——儒家思想贯穿始终，这是客家人对中原汉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标志，也是南粤客家围屋成为传统文化宝库的重要内容。由此可见，客家围从外到内，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传统汉族文明继承的结晶。更为可贵的是，中原地区因历史和社会原因早已失传或淡化了的文化内涵，有不少可以在现存的客家围中找到，换句话说，一些汉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活生生地保留在客家围中。

（五）佛、道文化的反映

儒家文化、佛教文化和道教文化，除佛教文化为汉代从天竺（印度）传入外，儒、道皆为正宗的中原文化。客家人不仅从中原带来了儒家文化，同时也带来了佛教和道教文化。他们崇信儒、佛、道，同时又是崇拜祖先和崇拜自然的多神论者。这是客家人南迁后中原文化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融合，形成多元文化的反映。

在粤东客家的中心区梅县，佛教始于南北朝，盛行于唐朝五代，现存著名的阴那山“灵光寺”，就始建于唐朝。粤中客家地区博罗县罗浮山，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客家地区不仅佛寺众多，道观也到处可见，人们还把佛、道教引入客家围内。有些客家围的祖公堂上，就有观音菩萨的画像或塑像，在祭祖的同时也拜观音。客家人在办丧事时，请在寺庙里侍佛的和尚（男）或斋嬷（女）来“做斋”，即念经超度亡灵。斋嬷住在寺庙吃斋（素）而不削发，与削发的尼姑不同。她们“做斋”时长发挽髻，一袭黑衣、黑裙，整齐清洁，光彩照人，边念、边唱、边跳，颇具神韵。这大概是由汉文化、楚文化和南越文化糅合而成的独特的客家佛教文化。

客家人对道教的崇拜，不仅表现在各地都有道观和道士，在家里还祭“先师”、贴符咒等，而且把阴阳八卦融合到客家民居建筑之中。我们在粤东饶平县饶洋镇赤棠村，发现有八角（八卦）形的詹氏圆土楼——“听捷楼”。此楼在清代出了九个进士，故有“八角九进士”的盛名。也有些客家围把八卦作为中堂顶上的藻井装饰。有的在建围屋时，用一块石板刻上金、木、水、火、土五个字，以“五行石”作为堂屋后花头（半月形）的勒脚石，起奠基的镇邪作用。在客家围的